

0530【外傳】追逐『瞞騙』《4》



瞞騙如冰(Isa)，
看似堅固，卻脆弱不堪。
冰面破裂之時，一切原形畢露；
碎冰如刃，劃破名譽，撕裂信任，
引發崩塌，招致毀滅，
一切終將冰消霧散。

輪形魔女在無意中觸發水晶匕首的魔力，讀取了血液主人的久遠記憶。血液無視魔狼的意願，開始述說自身的一切——

我曾經叫【伊薩克】，然而那並不是我的名字。

「你的名字叫【凡】，我等皆為魔狼族。總有一天你要返回真正的故鄉。」

雙親在綠島出行任務期間生下我，他們為了隱藏身份而偽裝成狼族暫居村莊，直至我年紀稍長才告知真相。

祖先【瞞騙】為求存活，以僅餘的魔力化為狼形，潛藏於毒河所圍繞的幽暗極寒之地，自此後裔皆成了魔狼。儘管長相酷似狼族，卻長著瘦削如人的手臂、不為所動的獸耳與尾巴。除此以外還有魔狼族跟預言魔女之間的恩怨……這一切對我而言是遙不可及。

最讓我無法接受的是，自身竟流著能欺哄活物的血。

自此我無法相信他人，包括雙親。於是他們只好把我留在家裡，偶爾讓雪兔族的老奶奶來照顧我。

「伊薩克，你沒有朋友嗎？獨自一個不好喔。」

「我不稀罕。」

因為一句話，老奶奶便將她的孫女英格莉德帶過來。

她是個總是埋頭畫畫的奇怪女孩。或許是過於單純、察覺不到他人的惡意，她總是得不到應有的尊重。我曾好幾次看著她被那些所謂朋友冷落或嘲笑後，一路哭著回家，但隔天她總會笑容滿臉地要我陪她一起畫畫。

她能以魔法變出繪具、描繪彷彿能將驅除陰霾的斑斕色彩。

「我的夢想是創作出溫暖的故事，畫出讓大家愛不釋手的繪本！……雖然除了奶奶外，其他人都覺得我的夢想毫無用處。」

英格莉德就像長於凍土的尼維亞斯金(Niviarsiaq)，即使面對無數寒風仍能不畏寒冷地綻放。

儘管友誼不盡如人意，但每逢交到朋友時她總會選擇相信。或許這很愚昧，卻比明知雙親苦衷但選擇拒絕一切的我更堅強。她說自己既軟弱又一無是處，我卻從她身上獲得勇氣。

直至雙親告知要搬離村莊，前往那陌生的故鄉，我鼓起勇氣向她透露自身祕密。她不但沒怪責我，還鼓勵我試著與雙親和好。

她一直給予我很多，我根本無以為報，至少為她找個能代替我的朋友。

於是我將目標投向【涅薇】，不善言辭並總是與書為伴的捨荊族女孩。我認為她能對英格莉德的夢想有所幫助，便製造機會讓她們互相認識，親眼看著她們成為朋友後我才放心離開。

定居於與世隔絕的故鄉後，表面我按雙親的期望繼承使命，實際上我只是想要自由進出的權利罷了。儘管魔狼無法以血液彼此瞞騙，關係卻相當疏離。

他們除了滿腦子對瞞騙香氛與預言魔女的怨恨外，更一直盼望沉睡不醒的祖先能終有一天蘇醒過來，並一同返回諸神之所展開復仇，所以才會有燃點蠟燭的傳統。實在是無聊頂透。

對我來說，年幼時所生活的地方才是我真正的故鄉。即使無比厭惡，為了再返到村莊，我學習面不改色地撒謊；為了再見朋友，我學習驅使欺哄的血液、窺視精神的道具。

當初得知英格莉德移居到作家雲集的埃杜爾時，我還以為她終於夢想成真。上門拜訪時她卻認不出我，更惊慌失措地尖叫。直至我化作她已去世的祖母身影、偽裝成夢境才能與她正常對話。

「涅薇她一直鼓勵我，說好要為我的出道作寫序言，所以我畫好繪本後便一直等著。她總是說需要更多時間去構思，直至我發現她早已為過很多朋友書寫文章、唯獨我的序言遲遲未動筆後，她才說其實對我的故事不感興趣……」

『朋友就是互相討好對方的存在，這在世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我現在的朋友們都知曉這個道理，原來莉莉妳不知道？』

『說實話，當初我因為孤單才與您交朋友。既然我們的理念如此差天共地，不如彼此距離拉遠點吧？』

『英格莉...德...喔。是相識已久沒錯，實際上我跟那位並不熟絡。她太纖細了，連對話還得要小心翼翼...』

每一句看似合理的說話如同刀刃，深深扎進英格莉德的心。再頑強的花朵也耐不住踐踏，更何況被信任的人往一直不盡如意的痛處狠狠踏下去？

「當初與她一同搬來這裡時，知道她交到很多興趣相近的朋友我還替她高興一把……原來我的友誼是這麼廉價？」

英格莉德抱著我時，我從毛髮聞出了殘留著極為微弱的香氣。

經一番調查後，發現涅薇在搬到埃杜爾之前便接觸過預言魔女，從而獲得瞞騙香氛。為了延長使用時間，她將之融化並塗抹在金絲眼鏡的表面，並以精神作為燃點香氛的燃料。儘管釋出的香氣很微弱，但只用於隱藏情緒、將笨拙言語化作諂媚話則是綽綽有餘。

她一直以此籠絡過許多人，先是貪婪地從對方身上享盡友誼之美，一旦找得更符合心意的朋友後便馬上撇清關係。然而她從不會為此表態，而是擺出無辜姿態煽動身邊的人譴責與孤立對方、迫使對方離開，為自己製造『弱者』的優勢。因此英格莉德遭到如此對待後便封閉自我，除了工作幾乎不與人相交。多年來她的雙耳如此沉重地垂下去、仿佛沒法再抬起來似的。

後來涅薇突然聲稱無法步出居所，據說是她的惡行招來某人的詛咒。為了解除詛咒，她更厚著臉皮向昔日舊友們寄出道歉信假作示好。結果可想而知，她至今依然困在房間裡。

我能做的只有將涅薇手中的贗品全數回收。

那又如何？涅薇的謊言早已成為糖衣毒藥，讓英格莉德面對自己的夢想變得痛苦不堪。她不但將畫作全數銷毀，也再畫不出自己的想法，即使能提起畫筆亦只能繪製他人的構思。

至今我依然未與英格莉德相認，每年來到埃杜爾亦只會以同樣方式與她對話，這看似避免勾起傷痛之舉，實際上是出於被厭惡的恐懼。畢竟要不是我一廂情願，她便不會與涅薇成為朋友，想必她恨透了我。再者，我早已成為面不改容的瞞騙者，即使我總是避免殺戮，卻為了刺探情報催毀過無數信任，這些必要之惡甚至比涅薇所作的更過份。

我實在後悔自己有眼無珠，將最珍視的花朵交給那種無賴。

我還有資格作為她的朋友嗎？

咔嚓……咔嚓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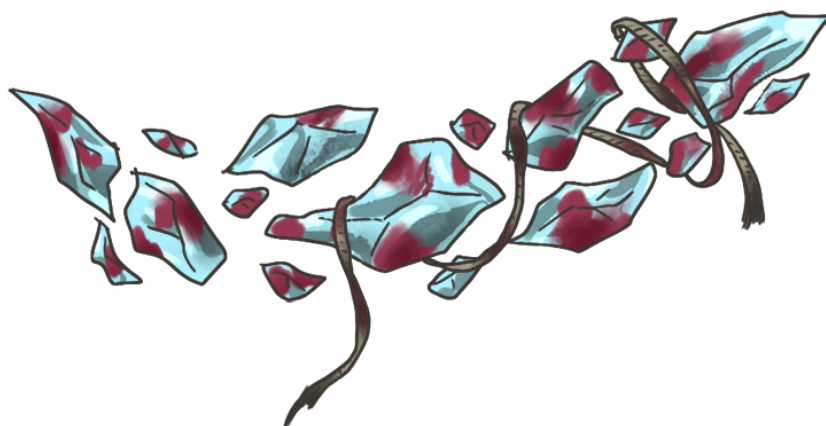
要是 有什麼方法能夠幫助她

咔嚓……咯嚙……咯……

我從 無意中 所得知的消息 『狩獵罪人的 木輪魔女正打聽 我等的線索』

她似乎認識那位 無所不知的 知識魔女
咦？她打算前往埃杜爾 手中拿著 的插圖不就是 英格莉德的 ——

咯吱！



此時水晶七首裂成塊狀並散落在地上，傳遞到頭腦裡的記憶片段亦因然中斷。

「唔噫……」

形同洪水迎面傾倒的記憶片段讓輪刑魔女快喘不過氣，尤其是直接感受魔狼【凡】在不同時期的內心變化，那些都是未曾感受過的情緒，對她而言有如異物進入體內般讓人不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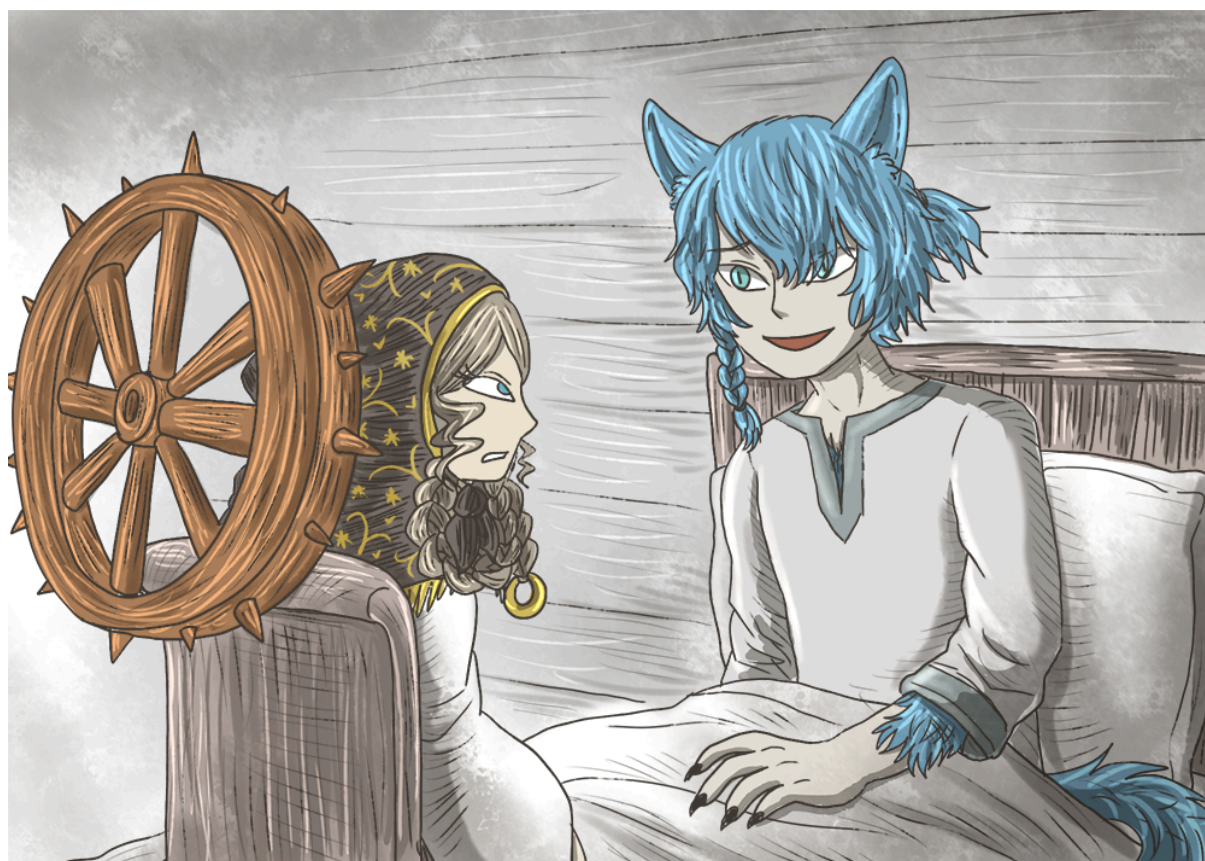
她看看依然昏迷的凡，再將視線移到地上的水晶七首碎片，「所以這是用來從余身上直接套取書庫的位置？」

如今輪刑魔女終於知道當初那份莫名愧疚的由來，那大概是凡按自身經驗以瞞騙的魔力製造出來的假像。她緩緩嘆了口氣後便站起身來走出街道暗角，向在場的數名醫療魔女大聲呼喊，

通知她們附近有被爆炸波及的傷患，讓凡接受更為妥當的急救與治療。

身受重傷的凡被轉送到當地的醫療院後，僅僅昏迷了三天便蘇醒過來，輪刑魔女來訪時他正在病床上用膳，只見他身上的灼傷已被魔法治好。雖說未能下床走動，但眼看凡能如常飲食，不禁讓她感嘆魔狼族的恢復速度。醫療院的人並不知道他是魔狼族，他們還說在半獸族群中，半狼屬於肉體復原速度最快的種族，所以早已見怪不怪。

輪刑魔女還注意到，凡在沒有燃點蠟燭下依然維持著這副半狼外型，說不定這是他另一個形態。畢竟變身並不是什麼罕見能力，反觀只會殺人魔法的自己才比較奇怪。



「事情都被您看光光了吧？」凡一臉苦笑地詢問。

「對，余無意偷窺。」輪刑魔女斬釘截鐵地承認，「余對你的個人私事不感興趣，但想知道你找中央書庫的理由是否與英格莉德有關？」

「沒錯，英格莉德她一直看著傷口原地打轉，我卻沒有任何能力能幫助她……因此我需要借助知識。」凡先是府下臉龐，然後揚起頭來，定睛看著輪刑魔女，「我不否認魔狼族對被人類嚴密保護的中央書庫女士非常好奇，但這次全屬我個人行動，與族人完全無關。」

這亦是為了『他』——輪刑魔女回想起凡偽裝成英格莉德時所講的話。

「只可惜你想走捷徑，但你很幸運。」她將裝著水晶匕首碎片的小布袋扔給凡，「中央書庫的位置余無法透露，但余可以替你送信給她。只是你所書寫的內容必需讓余過目。」

輪刑魔女會主動提出此議，除了認為凡不會就此作罷外，也顧慮透露摯友位置會令對方遭到魔狼族盯上的可能性，才想到這個節衷方法。至少她有其他方法能不露行蹤地送信。

「先不說魔狼族的事，我與英格莉德的事情連我雙親亦不全然知道，卻被您一覽無遺。如今還要奪走我僅餘的私隱？」凡聽後一臉錯愕，「我的記憶非常寶貴，您至少告訴我中央書庫女士的位置，好讓我登門拜訪。這才能抵消您的無意偷窺啊，女士？」他如此反駁後更對她露出燦爛笑容。

原先輪刑魔女對凡稍有改觀，然而那有如商人般的討價還價卻讓她相當反感，那怕他說的話有道理，她依舊不為所動。

「中央書庫在人類國家裡好歹是位領主夫人。每個貴族均有專屬侍從負責接收一切，每一封信都會經他們手中仔細檢查後才能交予主人手中。這方面她亦不例外。」然後她睨視著凡，「況且你也知道她被人類嚴密保護，倘若被人類知道寄件人是陌生的非人，你還認為能再有求問知識的機會嗎？余是少數能光明正大與中央書庫見面的魔女，所以才說你很幸運，小子。」

「『過了這條村，就沒這個店』嗎？明白了，我接受您的提議。」凡沉思一番後輕輕點頭，他露出「說不過您」的無奈苦笑，「容我向您報上名號，我是魔狼族的【凡】，也是【瞞騙】後裔。還請原諒我先前的無禮……感謝您，柯蕾索瓦妮葉女士。」

「稱呼我輪刑就好。」她終於以正眼望著眼前的魔狼。

在雙方獲得共識後，輪刑魔女於當日購買信紙、書寫用具與蠟印給凡，讓他將想求問的事情寫於信紙上。信件經輪刑魔女仔細檢查後才蓋上厚重蠟印並且慎重收取。

除此之外，凡亦告訴她自己平常的幾個活動據點，說是作為救命的謝禮，隨後更對她奉上忠告——

「倘若是追逐預言魔女與瞞騙香氛，或是需要攜手合作，我是無任歡迎，但還請不要深入魔狼族的事情。畢竟我等為了【瞞騙】之名不擇手段，我不希望您與利爪為敵。」

就像交信件的時候那樣，他收起了向來從容不迫的微笑，而是換成言笑不苟的表情。或許這才是他真正的表情吧？

在凡的目送下輪刑魔女離開了醫療院，往埃杜爾的出口，結界門方向遠去。